

汉语水平考试定位试说

陶 炼*

[摘 要] 本文在肯定汉语水平考试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如何正确定位汉语水平考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汉语水平考试;成就;问题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ficiency tests and achievement tes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esent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is by its nature an achievement test. It has been used incorrectly as a proficiency test and over-extended its boundary of application as an achievement test as well that causes many of the applicational problems. To a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user's, the HSK should set up two different series of tests; a proficiency test and achievement test to build upon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erformance structure and curricula contents respectively.

[Key words] HSK; achievement; the applicational problems

汉语水平考试(HSK)发轫于1984年,正式施考于1990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由于我们的不懈努力,由于我们的政策强制和大力推广,汉语水平考试有了长足的发展和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但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汉语国际推广国家战略确立并大力实施的这几年,要求改进汉语水平考试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海外。尽管一直在进行着完善,但在外面看来,主体汉语水平考试的形式十多年一贯,没有什么变化。近年的一些变动受到了抑制,新的发展依然方向不明。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汉语水平考试的定位问题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所谓定位问题,也就是考试的性质问题,这原本是一项考试所需要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但我们以为,汉语水平考试对这一问题事实上没有清晰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一项考试的性质。在语言测试中,有一组很基本的用来描述考试性质的术语,就是所谓的水平测试(也叫能力测试,proficiency test)和成就测试(也叫成绩测试,achievement test)。水平测试重在测试被试在特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能

* 作者简介:陶炼,副教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和现代汉语;任职单位:中国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苏格兰孔子学院(2009—2010年)。

力,不考虑被试者既往的学习经历,重在预测未来的运用表现;成就测试重在测试被试者在特定条件下的语言能力养成状况,不求顾及全面的语言运用现实,重在总结过往的学习经验。要是用这一组概念来衡量,汉语水平考试(HSK)是水平测试?还是成就测试?

现行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似乎命名上就已经把它定位为水平考试了,而且在考试大纲中我们也确实是把它描述为水平考试的,但我们以为,现行的汉语水平考试实质上还是一项成就测试。

翻开汉语水平考试历史的第一页,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作为一项成就测试而开始研发的,虽然后来被赋予了水平测试的使命,但它最终还是没能从成就测试中脱胎出来。这是因为:

第一,虽然汉语水平考试不和特定的教材挂钩,也不强制限定应试者的学习背景,但是它对于理想的被试者却有在中国高等院校接受正规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时要求(基础100~800;初中等400~2000;高等3000及以上),这就把考试同特定的学习经历联系了起来;水平测试不会去建立这种关联。

第二,虽然汉语水平考试对于不同的水平等级做了十分简略的能力描述,但它同时又和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学年级挂钩(1~5级是一年级水平;6~8级是二年级水平;9~11级是三、四年级水平),所以它实际上更直接对应的是完成中国高等院校相应年级的学习之后的汉语能力状况,而不是在不同环境中运用语言的能力水平。

第三,汉语水平考试的试题在正式使用之前都要先进行预测,通过预测最终来确定试题的水平等级及其他参数,因而最终试题反映的能力水平其实是预测者的能力水平。参与汉语水平考试试题预测的,最初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对外汉语学生,后来预测面似乎扩大了,但到底扩大到了什么范围?好像没有正式的官方说明。似乎没有扩大到北京之外,也没有扩大到中国的高等院校之外,更没有扩大到国门之外。这就是说,不管你是根据什么标准命的题,最终都将被拿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学生这面筛子上筛一把,过不去的都将被拿掉,那些剩下的自然就都是能够体现出中国高等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所培养的汉语能力水平的试题,所以,汉语水平考试最终反映的能力水平就是中国高等院校(说得苛刻一点儿,就是参与预测的院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所培养的汉语能力水平,这显然是成就测试。

第四,汉语水平考试的测试结果,也就是考生的能力水平等级,是由分数决定的,但这个分数并不是测试的卷面得分,而经过了等值处理。等值的标准,也就是标准参照样组,至少对于初中等考试来说,是以北京语言大学1988年一年级和二年级对外汉语学生中分别随机抽取120名(共240名)的汉语能力水平为标准建立起来的。所以,汉语水平考试的结果,不论是分数还是等级,它的意义就是你的汉语能力水平相当于北京语言大学1988年那拨一、二年级对外汉语学生的汉语能力水平的某一个档次。可见我们又回到了学校教学。至于那拨学生的汉语能力水平究竟怎么样?他们能够在哪些语言运用环境中达到哪种语言运用水平,汉语水平考试并没有直接告诉你;你可能也找不到对于那拨学生的语言能力水平的描述(甚或教学要求),你能找到的可能只是他们用过的教材。要是抛开这个标准参照样组,你可能会更失落,因为你所获得的考试等级或分数只是一个百分位排名,它别的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汉语水平考试,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项成就测试。汉语水平考试是一项人比人的测试,而它拿来跟考生比的人,就是我们的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对外汉

语学生。这些学生的能力水平主要是由教学培养起来的,所以汉语水平考试不需要有、事实上也没有自己的能力水平标准,即便它有的话,它的试题预测机制也会把不同于教学要求的部分全都过滤掉,汉语水平考试越是贴近对外汉语教学,越是能够取得更高的效度和信度。

汉语水平考试确实也有语言运用能力水平的描述,但那只是门面装点,而且极其简略,简略到了几乎无法应用的地步。试举几例:

2级:具有基础(中)汉语能力,可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一定范围的社会交际和一定程度的学习需要。是获取基础B级《汉语水平证书》的标准。

6级:具有中级(低)汉语能力,可以获取中等《汉语水平证书》C级。这是中国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外国留学生入中国文、史、中医类院(系)学习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

10级:具有高等(中)汉语能力,这是从事以汉语为交际工具的一般性工作的合格(中)标准。这一标准同时又是获取高等《汉语水平证书》B级的标准。

除去对于获得证书及就读资格的描述,剩下的,即便是相对来说最具体的对于2级水平的描述,也就是几个模糊词语,谁也拿捏不准。

各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中也没有对于语言能力水平的更为全面、细致的描述。各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中对各项语言技能考核重点的描述,都只是举例性的,或者说只是用来说明考核的重点,并不是对完整的能力构架的描述。

其二,考试大纲所列举的语言微技能,与表达内容脱钩,与语言要素脱钩,与运用场景脱钩,结果实际上和语言能力水平也是脱钩的。比如,听力能力,基础考试的要求中有“能听懂对某一事情叙述的主要内容,掌握最基本的信息”,初中等考试的要求中也有“了解基本大意”,体现不出能力等级的差别;初中等考试的要求中有“跳跃障碍,抓住其中的主要信息或某些重要细节”和“根据所听到的材料进行推理或判断”,基础考试的要求中没有这两条要求,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而把这两条看作是初中等的能力水平,因为要“听懂对某一事情叙述的主要内容,掌握最基本的信息”,“跳跃障碍”和“做出推断”是两个最基本的手段,缺少不可,大纲没有列出来,只是表明考试没有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考核的重点,这并不等于考生在答卷的过程中不需要运用到这些微技能。其实这些微技能或策略在不同的语言水平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只是具体的运用对象和运用水平各有不同。

其三,考试大纲所描述的是试卷整体的考核重点,而每一项汉语水平考试又都被划分为3~6个不同的等级(基础3个等级,初中等6个等级,高等3个等级),这每一个等级的语言能力水平标准在哪里?似乎只有“基础、初级、中级、高等”再分别配上“高、中、低”组成的三字经,别的描述我们找不到。结果是除了知道6级水平比2级水平高了4级之外,我们并不知道6级或2级汉语能力水平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能够干些什么。当然,对于我们在国内高等院校从事对外汉语的圈内人士来说,6级或者2级汉语水平意味着什么,还是有感觉的,因为我们知道它和我们的哪一个教学层次相对应,也知道在这样的教学层次我们大概都在念叨些什么东西,结果,我们还是回到了教学。而对于圈外的汉语水平考试用户来说,看着这些等级、数字,大概就找不着北了。

汉语水平考试没有如欧洲的“Can Do”Statement那样的语言运用能力描述。而缺少了对语言运用能力的全面、细致的描述,只有干巴巴、空荡荡的几条筋的所谓语言能力水平等级只是个空架子、纸架子,因而所谓的水平测试也根本不可能以它为基础构建起来。

三个汉语水平考试大纲,每一册后面都有词汇大纲,从基础到初中等到高等,越来越大的词汇量似乎是语言能力增长的最好佐证。然而非常不幸,由于大纲编制的缺陷,这一大纲事实上没有、也无法用来作为考试的标准,作为命题的基础,它在那儿就是个摆设。不过这个摆设,却又凸显了一个矛盾,就是基础、初中等和高等三项汉语水平考试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是包含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从大纲描述的考试内容来看,是包含的,因为高水平的考试内容包含了低水平的考试内容;但是从对考试结果的能力解释来看,是并列的,因为高水平的考试的结果体现不了低水平的考试的结果。为什么高等考试包含了基础和初中等考试的内容,却反映不出基础和初中等的水平呢?为什么反映不出基础和初中等的水平却又要包含这些内容呢?

所以,我们以为,现行的汉语水平考试(HSK)本质上还是一个成就测试,还是一个衡量(一国?一地?一校?)四年制正规对外汉语能力培养状况的成就测试。然而,它的效能被人为地放大了。因而在应用中出现诸如方枘圆凿、水土不服之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方面,汉语水平考试被人为地赋予了水平考试的使命,披上了水平考试的外衣,一肩担起多重水平考试的重任,它同时“考察考生运用汉语进行学习、生活和工作的能力”。但事实上,汉语水平考试是力不胜任的。

我们知道“学习”、“生活”、“工作”是三个不同语言的运用领域,但汉语水平考试却没有对这三个不同语言运用领域的不同语言运用能力水平进行过具体的描述,所以我们不知道对于这三个不同的语言运用领域,汉语水平考试的具体要求分别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都一致。基础汉语大都要求在“生活”中能“讨价还价”,说上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儿”、“打个折吧”,那是不是也同样要求在基础水平的“学习”和“工作”中能“讨价还价”?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三个语言运用领域,汉语水平考试是不是都考了,基础汉语水平考试里边“基础学习汉语”、“基础生活汉语”、“基础工作汉语”都考到了吗?

我们知道,“高等学习汉语”、“高等生活汉语”和“高等工作汉语”应该是不同的,但只有一张“高等汉语水平证书”,这是不是意味着考生在这三个不同语言运用领域的水平始终都是一致的?或者考试所反映的只是这三个不同语言运用领域的不同水平的平均值?

我们知道并执行“汉语水平证书”3级“是入中国高等院校理、工、农、西医类本科学习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6级“是入中国文、史、中医类院、系学习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中国的同一个校园里学习,学习“文史”类专业的最低汉语水平要比“理工”类高3个档次?在用英语教学的校园里,好像没有听说过学习“理工”类专业的最低英语水平可以比学习“文史”类专业低3个档次,汉语为什么是这样?

当一个用人单位对某一职位的汉语运用能力提出了一、二、三、四、A、B、C、D、甲、乙、丙、丁N条具体要求之后,却在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里怎么也找不到应该向应聘者提出怎样的最低汉语水平等级要求。同样,看着应聘者递来的“是从事以汉语为交际工具的一般性工作的合格(低)标准”的9级“汉语水平证书”,用人单位是该快乐地把自己的工作职位看作是“一般性工作”,还是坚持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很不“一般”的?一个超市收银员、一个化妆品销售员、一个导游、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居民委员会主任、一个心理咨询师,哪个工作更“一般”?哪个工作更不“一般”?哪个工作应该要求最低达到汉语水平9级的“合格(低)标准”?

另一方面,汉语水平考试作为一项成就考试,它的效能也被人为地放大了,尤其是在汉

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之下,它被推出了一校、一地、一国的范围,被用来衡量多校、多地、多国的汉语能力水平养成状况。但是,不同学校、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对外汉语教学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而汉语水平考试却只能衡量其中的同,不能反映其中的异,于是,汉语水平考试的适用性就受到了质疑。汉语水平考试的效度和信度原本就是建立在某一特定的对外汉语教学体制之上的,移用于不同的教学体制,适用性下降其实是必然的。不同教学体制之间的差异越大,汉语水平考试的适用性就越低;反过来,对汉语水平考试自身的效度和信度影响也越大,对汉语水平考试自身信誉的伤害也越大。

不适当地放大汉语水平考试的效能,其实是在伤害汉语水平考试,所以,对于汉语水平考试,我们应当还它以本来的真实面目。作为衡量国内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代表的正规教学过程中对外汉语能力养成状况的标准化成就测试,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推出的汉语水平考试(HSK)还是质量不错的,虽然,它也还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

针对更大范围的、更多样目标的标准化汉语测试需求,我们认为,应该推出两类不同性质的汉语考试,一个是标准化汉语水平测试,一个是标准化汉语成就测试。

标准化汉语水平测试,旨在预测在不同领域中运用语言的能力水平,所以应当根据不同的语言运用领域和运用能力设立不同的汉语水平考试,应当有各自独立的“学习汉语水平考试”、“生活汉语水平考试”、“工作汉语水平考试”,它们不应当、其实也很难放在同一张试卷里;应当有诸如“大学本科学习汉语水平考试”、“大学研究生学习汉语水平考试”,以适应同一应用领域的不同能力水平的要求。水平测试对于语言运用领域和运用水平的设定越具体,它的效度就越高,但同时适用面也就越窄,因此需要根据用户需求合理设置。是设立单一的“工作汉语水平考试”,还是设立“商务汉语水平考试”、“旅游汉语水平考试”等等,还是这两类考试都设,都需要进行细致的用户调查研究。一旦决定设立某一项水平考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全面、详尽的能力水平描述,这需要对特定领域、特定水平的汉语运用状况进行长期、持续的全面、详尽调查、分析、概括,最终形成全面、系统的“能力描述”。有了这样一份“清单”,水平测试才能保证它所测试的正是它应该测试的能力水平,才能保证它的效度,才能去谈其他的一切。

标准化汉语成就测试,同标准化汉语水平测试一样,也不可能只手打天下,同样应当有适应不同教学体制的不同的标准化汉语成就测试。现行的汉语水平考试(HSK)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推出与汉语国际推广能力与课程标准相适应的标准化汉语成就测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这一汉语成就测试,必须紧贴汉语国际推广能力标准、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乃至教学过程;只有与之同步协调,成就测试才能获得更高的效度和信度,才能对于教学产生积极的诊断和反拨作用,才能加速学习者的能力养成。成就测试应当顺应教学,要是它试图引领教学,尤其是它自己都不清楚要去向何方的时候,无论对它自身还是对教学,都只会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其他方面,比如独立、合作或协助推出适应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域的不同教学体制的标准化汉语成就测试,对于汉语国际推广自然也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

以上我们以水平测试和成就测试的对立为基础,剖析现行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性质,同样也以这一对立为基础,提出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标准化汉语测试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水平测试和成就测试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教学中培养起来的能力还是为了实际运用,而实际运用的能力也是能够通过教学培养起来的,学校教学 and 实际运用之间不存在绝对的

对立和隔离。这里我们可以援引《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一段话的意思:如果对以需求为主导的教学进行交际性测试,那它究竟是水平测试还是成就测试,那种对立在这个时候就变得很模糊了。因为看作水平测试,它测试的应试者完成语言和交际任务的能力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的,它又有成就测试的特点;而看作成就测试,它测试的又是应试者在特定环境中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这又是水平测试的特点。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消解水平测试和成就测试对立的基础就是它们都指向共同的语言运用。语言运用是达成课堂教学和实际运用一致的基础。我们应当把特定环境下的特定语言运用看作语言教学的基石和核心,要转变把语言要素(语法和词汇)当作语言教学的基石和核心的观念,不能只重视语法大纲和词汇大纲的编制,而是要花大力气去对特定领域、特定水平的汉语运用状况进行全面、持续的调查、分析、概括,最终编制出特定领域、特定水平的汉语运用能力“清单”,有了这样一份清单垫底,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测试才有可能真正走上“交际化”的大道。

参考文献:

- [1]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编制.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初、中等 2006 年修订). 现代出版社, 2006 年第 9 版(1989 年第 1 版)
- [2]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编制.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高等).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 版(1995 年第 1 版)
- [3]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编制.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基础). 现代出版社, 2003 年第 2 版(1998 年第 1 版)
- [4]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编. 汉语水平考试研究文集.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5]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6]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制定.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7] 刘镰力主编. 汉语水平测试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 [8] 刘英林主编. 汉语水平考试研究(续集). 现代出版社, 1994
- [9] 刘英林主编. 汉语水平考试研究. 现代出版社, 1989
- [10] 张凯主编. 汉语水平考试(HSK)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6